



## 作家谈

《苏东坡传》：  
一个失意者的救赎

不得太难。

苏轼是个儒、释、道融会贯通的人物。他既是一位入世的儒者，也是一位超然物外的道者，甚至在最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也与佛学结缘，将慈悲深植于心。正是这三种思想的交织，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文化巨人。这三者，一个讲“入世”，两个都讲“出世”，一个人身上能够融合这看似完全矛盾的两面，实在令人惊叹，令人敬仰。

年轻时，苏轼的理想就是“致君尧舜”，这个理想一直没有变过，无论到哪里做官，他第一时间考虑的总是老百姓。在杭州修堤，在徐州抗洪，在密州灭蝗，在黄州救儿，即使到了毒瘴横生、九死一生的儋州，他仍然“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”。从这个方面来说，苏轼是个优秀的官员，没有愧对头顶的乌纱帽，也没有愧对地方百姓。

后世史书常将苏轼当成“蜀党”领袖，说来实在是有些冤枉。苏轼是个“满肚子不合时宜”的人，变法派当政时，他反对变法，守旧派“绝地翻盘”时，他又反对守旧派，实在不是个合格的“朋党”领袖。之所以如此，全因他始终坚持一个理念：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支持，凡是折腾百姓的就反对。

在我看来，苏轼童年发生的一件事，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。苏轼小时，母亲教他读《范滂传》，读完之后，小苏轼忽然抬起头问：“母亲，若我要做范滂，母亲答应吗？”程夫人十分坚定地说：“你能做范滂，我就不能做范母吗？”这颗正义的种

子，自此便种下了。这些是他入世的一面。

《东坡志林》中有一篇《记先夫人不残鸟》，讲的是苏轼小时候，家里有很多鸟来筑巢，且筑得极低，一低头就能看见。盖因程夫人教导所有人不可杀生，不能抓捕鸟雀。因此，苏家的这些鸟儿从来不怕人。管中窥豹，可见苏轼平时接受的都是这样悲天悯人的教育，这才有了他无论自己如何困难，都要尽全力救助他人的人道主义。

苏轼受庄子影响极深，经常在诗词文章中化用《庄子》中的典故，文风也受到极大影响。《宋史》中说他：“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叹曰：‘吾昔有见，口未能言，今见是书，得吾心矣。’”这成了他性格中超然物外的底色，才有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有了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有了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。

儒、释、道如同三原色，共同融合出了苏轼这样一个五彩斑斓、妙趣横生的“蛟龙不世出”的人物。这样，全书的框架也就立起来了。于是乎，我创作的重点，就放在了苏轼人生的转变上，以转变中的经历来凸显他如何将三教融会贯通。

这本小书基本是在深夜和凌晨完成的，每天夜里12点开始，写到凌晨五六点钟，直熬到眼睛生疼、脑袋发胀才肯停下。倒不是我喜欢（也绝不擅长）熬夜，而是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我才能完全静下心来，把自己代入到千年之前，代入到黄州的东坡前，代入到密州的超然台上，代

入到御史台潮湿逼仄的监牢中，代入到“拣尽寒枝”的沙洲，代入到月下赤壁的小舟……去哭，去笑，去惋惜，去留恋，去遗憾，去释然，去想：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有“玉马金堂”，就有“九死南荒”，反过来也一样。

那年正是我过得最惨淡、最难熬的时候。在无数个与苏轼共鸣、“相遇”的深夜，我仿佛看到他戴着青箬笠，穿绿蓑衣，站在风雨中笑着对我说：“人生如逆旅，你我都只是行人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看那飞鸿，这里踩一下，那里踏一脚，哪里有撒子规矩嘛。”

是啊，人生的本色就是无常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
感谢“坡仙儿”，感谢这位千年之前的“失意者”，以文字的方式，完成了对另一位“失意者”的救赎。

这本小书，若能写出“坡仙儿”风采之万一，就算我这个才疏学浅之小辈功德圆满了。当然，其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，也烦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## ● 作者简介

王阳，笔名王浩延，自由撰稿人、文史博主，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，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，出版作品《百鬼夜行》《人类简史》《万物简史》等。

□ 王阳

写《苏东坡传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尤其是对于我这样才薄智浅的，更是一件“难于上青天”的事。

一来是李一冰、林语堂、康震等名家珠玉在前，想要写出新意太难；

二来我向来奉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理念，文字过于朴实，过于简白，不喜欢对人物进行过多文学和艺术加工，怕失了“坡仙儿”的神韵；

三来关于苏轼的史料实可用“浩如烟海”来形容，包括但不限于《宋史》《东坡志林》《宋人轶事彙编》以及苏轼平日里写的书信、奏折、文章等，想要在面有所取舍，简直难于登天，倒不是怕写出来字数太多，而是怕字数太少；

四是时间紧迫，怕匆忙之中写出来的文字难登大雅之堂。

怀着这样惴惴的心，我全力投入了“苏传”的创作中。好在我平日里就喜欢苏轼，看的资料不算少，搭起框架来还算

## 作家印象

□ 张建群 文图

半个多月前，王阳发来信息，说他的新书《苏东坡传》出版了，想送给我一本。9月12日，王阳把他的新书送到了我的办公室。

眼前的《苏东坡传》，看上去颇为高级，封面设计雅致、时尚，装帧别致、精美、小巧。王阳说，这是一本轻读书。果然如他所言，看上去轻松，有些清风明月的意境。我看作者是王浩延。王阳说，这是妈妈让人帮他改的名字，他用上了。其中有妈妈的祝福。我理解他的心情。

关于苏东坡，写的人不少，有林语堂、李一冰等。林语堂的唯美浪漫风花雪月自不待言，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厚厚的两本，据说写了几十年。王阳说，李本是最好的、最全的、最真实的。我问王阳，那为什么还要写？王阳说，出版社有约，准确地说，是湖南知书达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约，他便写了。一个人能被约着写书，而且有可观的稿费，在全国可能平常，在运城地界上，至少昭示了一种水平。

王阳说，他写这本书用的是每天后半夜的时间，有3个多月，每天凌晨0点以后开始写作，到凌晨5点搁笔。那时，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他屏息凝神，写得很投入。此前，为了写苏东坡，他有多年的阅读积淀。林版和李版的“苏传”，他都

## 王阳和他的苏东坡

读了，康震的“苏东坡”他也读了。他还敢再写，除了勇敢，自然还是对苏东坡有新的见解。他说林版的“苏传”文字太美，遮盖了苏东坡本人一些厚重与光彩的东西。李版的“苏传”足够厚重与真实，但太真实厚重，能读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。他这一本轻读版的“苏东坡”，足够朴实，校正了林版的华丽，也弥补了李版的过于厚重。

王阳是临猗孙吉人，黄河边上的小伙子，生于1989年，正值写作的黄金时代。凭我对他的印象，他不仅有孙吉（原属荣河）人的勇敢，也有老荣河人的执着与智慧，于是才有了王版的苏东坡。

王阳说，苏东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体。他是儒释道兼修的先贤，也是不世出的天才，还是一心为民的清官，更是心怀悲悯的廉能之吏。他的价值观没有自我得失的考量，全部以老百姓为

中心。朝廷推行王安石变法时，他因为深知基层百姓疾苦，知道好的变法内容在层层落实时变了味，给百姓造成了苦难，所以他反对变法。为此，他遭受杖刑，被一贬再贬。后来，保守派上台，要全部取缔新法，他又站出来为新法鸣不平，言明新法已实施多年，也有些益处，不能搞一刀切，所以他又受到保守派的打击。他一肚子

的不合时宜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灾难，却还是超然物外，一会儿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一会儿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他饿肚皮，救弃婴；他抗洪灾，筑堤坝；他做肘子，烹美食。他从小受到母亲程夫人悲悯情怀为指引，从文从政中，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。他在儒释道三家文化中打进去，走出来，自定义了自己的存在价值，认真地去践行“利他”，在文学与历史的天空不朽且闪光。



王阳说，写完苏东坡，最大的收获是觉得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都不算什么，与苏东坡遇到的困境相比，自己面对的一切简直渺若微尘。这也许是王阳版“苏传”问世的重大意义。他会带给这个时代的读者，尤其是与王阳同时代的青年读者以激励和疗愈。

王阳版（王浩延版）的《苏东坡传》封面设计时尚明晰，封面有荐语：从苏东坡的人生中找到幸福的密码。不埋怨，不内耗，与世界和谐共处，与自己握手言和。林语堂钦佩他的才华，钱穆赞赏他的豁达。他是一代文豪，亦是生活艺术家。朝堂上，他书写历史；厨房内，他烹饪美食。他的人生，如诗如画。

王阳是运城人，他的写作指向却是全国的，与南方活跃的文化公司合作了一次又一次，让他的创作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。王阳过去与中信出版社多有合作，“中信”的特点是要求作者表达的内容做到最大限度精准与简洁。在这样的写作历程中，王阳被锻造成了精准写作者。读王阳版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感觉有这样的特质。

“文章不写半句空”，是古圣先贤的倡导，也是写作者共同的追求。在这个价值观上，王阳是认同者，也是认真的践行者。

推荐大家有时间读一读王阳著的《苏东坡传》。这是运城人写的，有运城的味道、河东文化的风采。